

為什麼說現在的民主黨不符愛國者要求？

銳評
卓偉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不單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最後一環，更是完善地區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重塑後的區議會，將全面回歸基本法規定的職能，回到為民服務、為民解困的初心，區議會選舉就是為市民選拔出有心有力服務社區的愛國愛港人才，這是今次選舉的重中之重。任何符合參選資格的人士都可以報名，但能否「入關」卻要看各自造化，看有關政黨和人士的往績、所作所為、立場和定位，不是想參選就可以參選，關鍵是符合資格要求，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參選人必須是愛國者，符合愛國者的一切標準和要求，這是香港從政的「硬底線」。

民主黨早前一改對抗2021年立法會選舉的態度，表示有意派員參加區議會選舉。消息隨即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不少聲音都認為以民主黨過去的所作所為、以民主黨核心人物近年的言論和表現、以民主黨的立場和取向，很難符合愛國者的要求。

當然，民主黨要參選是他們自家的事，但能否「入關」卻不是他們自己說了算，當中要經過兩重關卡：

一是參選人須先取得一定數量的當區選民提名，同時要在地區分區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中各取3個共9個提名。二是在取得提名後，要通過「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資格審查，以裁定參選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而有關「擁護、效忠」的具體要求，已在香港法例第一章《釋義及通則條例》訂明相關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具有清晰的標準。在新的區議會選舉中設立這兩重關卡，並非要刁難參選人，而是要確保參加選舉的人都必須是愛國者。2019年「黑暴」期間的一屆區議會教訓太過深刻，區議會的烏煙瘴氣、地區服務的停滯、社會的對立和內耗，廣大市民都是受害者，區議會甚至淪為「煽暴煽燭」平台。要杜絕有關情況再次發生，就必須在制度上繫緊籬笆，不給反中亂港分子絲毫竊據議會的機會，只有將區議會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上，香

港的地區治理、市民的福祉才有真正保障。這就是區議會選舉必須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主要原因，一切都是為了市民好。

現在民主黨想參選了，不再杯葛選舉了，但參選不是民主黨想參加就可以，必須符合法律上、政治上的要求，成為一個無可質疑的愛國者。一些所謂「反對派」至今還在狡辯愛國者標準模糊，這是揣着明白裝糊塗，自知不符合愛國者標準而詐僥倖、自欺欺人。愛國者的界線是清晰的，民主黨如果真想參選，當前最重要是向外界、選委、「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證明自身符合愛國者的要求和標準，而不是以為開個記者會、回應幾句，就可以成功「入關」。

坊間不少聲音認為民主黨不符合愛國者要求，並非無的放矢，當中至少有四個原因：

一是民主黨至今仍未有就2019年參與「黑暴」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更沒有向公眾有真誠道歉。不少民主黨成員都有參與「黑暴」，不少更因此身陷囹圄或竄逃外

國，民主黨也是公開支持「黑暴」，「黑暴」分子毫無疑問不是愛國者，民主黨要參選就必須在「黑暴」問題上有個明確說法和交代。

二是民主黨至今仍拒絕接受香港新的政治秩序，這體現在民主黨仍然反對香港國安法以及新選舉制度之上。隨着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選舉制度的完善，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香港的政治形勢和政治生態已經大幅轉變，香港正式進入了「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但民主黨一方面拒絕接受新的政治形勢，對於新的選舉制度至今仍在不斷批評，另一方面又希望參選，這是一種投機的路線，何來真心愛國愛港？

仍未與西方反華勢力割席

三是民主黨並沒有在政綱、行動、立場上真正回到愛國者陣營之上。民主黨要參選亦一樣，必須在政綱、定位、立場上回到愛國者的陣營，但在「黑暴」之後，民主黨卻沒有對立場定位作出檢視，也沒有反省及修改以往的對抗路線，更沒有與「黑

暴」劃清界線。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依然首鼠兩端，不切割、不改弦、不調整，這樣一個政黨想繼續參選，恐怕是一廂情願。

四是民主黨並沒有真正與西方反華勢力切割。民主黨一直與某些西方反華勢力關係密切，某些成員更儼然一副「西方代言人」的模樣，在「黑暴」期間公然呼籲外國勢力干預以至制裁香港，現時一些仍掛着民主黨骨幹頭銜的人士，繼續在外國從事反中亂港行動，但民主黨卻聽之任之。在香港新的政治形勢下，「西方代言人」的標籤絕不可能在香港政局有一席之地，民主黨卻沒有設法扭轉外界觀感，主動與西方反華勢力保持距離，怎可能得到外界信任？如何符合愛國者要求？

民主黨現時表示希望參選，並非是幡然醒悟，真心接受新的選舉制度，真心回到愛國者陣營，更多的是現實和生存上的需要，為的是議席利益。現在形勢很明確，民主黨不顯示出決心和誠意，不改弦易轍，仍然是2019年的民主黨，將不符合愛國者標準，自然不存在可「入關」參選的機會。
資深評論員

西方智庫對香港欠缺真正了解



議事論事
衛昕

近日，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發表了《世界經濟自由度2023年度報告》，這份報告稱，香港失落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第一的原因是由於「內地在港施加了新的重大進入壁壘」、「限制聘用外地勞動力以及增加營商成本」，甚至提出了「內地軍事干預香港法治」削弱了香港的司法獨立的荒謬理論。

但是只要我們對其中的內容進行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報告中所謂的「事實」，實際上根本就是西方對香港以及國家的偏見，以政治凌駕事實。筆者嘗試就報告中的幾個問題作出反駁。

放下偏見虛心了解香港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積極解決香港人才短缺問題，並且有明確的政策規劃，出台了如「高才通」、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的簽證期限、在指定行業輸入外勞等政策，特區政府的「搶人才」政策的目標是在2023年至2025年期間，通過各項輸入人才計劃每年吸引至少3.5萬名人才，即3年吸引至少10.5萬名人才。除此之外，特區政府積極出訪中東、新加坡等地，宣傳香港，歡迎更多的人才來到香港，如此大規模的吸引外來人口來港就業的政策，又怎會是報告中提到的「限制聘用外地勞動力」呢？

恐怕報告是想混淆保障本地勞動就業與輸入外勞之間的關係和概念，從而釋放「限制聘用外地勞動

力」的不實信息。

特區政府多管齊下解決香港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保障本地勞動力就業是每個國家和地區勞工政策的普遍原則，其目的是保障市民的就業權利和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在此基礎上針對性的輸入外勞是對勞動力市場的有效補充，兩者相輔相成，並不衝突，更體現出了特區政府勞工政策的格局和智慧。

報告中提到種種因素導致香港的營商成本增加，其中不乏對香港國安法的貶損和抹黑。然而，事實是自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以來，香港社會回到發展經濟、民生的正軌。據特區政府統計，在2021年6月底，香港銀行體系的總存款額超過15萬億港元，較香港國安法實施前（2020年6月底）增加近8%；香港擁有的外匯儲備亦增加10.5%，達至38000億港元，為港元貨幣基礎的1.8倍。

同時，香港仍然深受來自世界投資者的青睞。在香港國安法實施的第一年，香港的新股集資額超過5000億港元，較香港國安法實施前一年增加超過五成；同時，在2020年至2021年的「滬港通」及「深港通」的北向平均每日成交額增加逾九成，至約1100億元人民幣，「債券通」北向通的平均每日成交額則上升超過三成至230億元人民幣，這亦反映了國際投資者持續透過香港投資於內地的金融市場。

這種種數據都表明，香港國安法為香港營商環境護航，並且得到了來自香港本地商會以及國際機構的認可，許多外國商會普遍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充滿信心，外國企業亦對國家「十四五」規劃

以及大灣區建設充滿期盼。這些事實都這足以證明報告內容的荒謬。

報告中聲稱的「內地軍事干預香港法治」純屬無稽之談，然而報告卻不敢揭露外國反華勢力對港經營的企業施壓，並對香港特殊待遇採取無理行動。

大肆意破壞港營商環境

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如美國於2020年11月起，要求從香港入口產品的來源地不可再標示為「香港」，而須標示為「中國」。

這項措施無視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完全違反世界貿易組織（世貿）規定；美國國務院於2021年7月發布一項商業警告，對在港經營的跨國企業施壓，對香港營商環境肆意造謠中傷，充斥雙重標準等。誰在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一切都昭然若揭。

回歸26年多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自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實施以來，香港邁入由治及興新階段，社會安定團結，營商環境更加優良，居民權利得到更好保障。筆者希望有關機構能認清事實，停止一切污蔑抹黑香港，停止攻擊中央及香港特區為維護國家安全而採取的措施。

筆者認為，今天的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國都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全世界各國應該摒棄偏見，放棄冷戰思維，共同合作應對機遇和挑戰，共同推動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才是世界發展的主流。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廣西僑聯青年委員會副會長

記協別又拿「新聞自由」來「喊冤」

新聞背後
梅若林

香港記協主席陳朗昇日前被裁定「阻差辦公」罪成，判囚五日。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昨日發聲明回應事件，強調沒有不守法的「新聞自由」，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真正的專業新聞工作者在進行採訪報道工作的過程中，必須首先履行公民的守法義務，任何試圖挑釁公務人員執法的行為，都要面臨法律的懲處。新聞聯的聲明，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法治和新聞自由的真意，也是揭穿了一些人假藉新聞自由之名、行違法行為之實的真面目。

去年9月7日，陳朗昇前往旺角麥花臣場館準備採訪元朗朗屏邨業主大會，其間被便衣警員在場館附近截查，要求他出示身份證。惟陳朗昇隨即連聲質問「點解要搜我？」「你守邊度？」雖然當時便衣警員解釋搜查原因，並警告如若拒絕合作，或會構成阻差辦公，但陳朗昇仍然情緒激動，過程中還吸引其他途人走出馬路和圍觀。

事後記協發聲明為陳朗昇「喊冤」，稱特區政府「以法律為名，針對新聞工作者，阻撓新聞採訪」、「印證香港新聞自由，在法例上所受的保障已淪為空談」云云。但實際上，這種試圖混淆違法與自由界線的指鹿為馬之舉，才是真正損害新聞專業，把新聞自由踐踏在政治立場之下。

先不論記協的聲明是否有公器私用的嫌疑，但整理一下事實，陳朗昇在案發當日的工作是為了採訪朗屏邨特別業主大會，與後來警方截查身份證一事根本毫不相干，警方只是要求其出示身份證，也沒有刻意阻撓或禁止他到朗屏邨進行採訪工作，倒是陳朗昇突然情緒激動不願合作，甚至吸引途人駐足旁觀，有引起混亂的可能性，才被控告阻差辦公。

從基本的事實判斷，本案根本與新聞自由毫無關係，記協所謂的「正進行採訪工作」、「盡力配合警方行動」，與事實完全相反；至於「進行新聞採訪可換來監禁」云云，也是在偷換概念。若然只不過是因為記者被捕，就自動跟新聞自由受掛鉤，那新聞自由又和「違法自由」有何區別？豈不成了某些人的「免罪金牌」？

再者，在記協自己寫的「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中，由頭到尾也沒有提過記者應該或應被容許用違法的方式進行調查或報道。相反，卻特別有一條列明「新聞從業員應以正當手段取得消息、照

片及插圖」，「正當手段」四字，恰恰證明記協心知肚明，新聞自由不代表毫無限制，記者從事新聞工作時，也必須以守法作為前提條件。

但對於今次事件，不只記協煞有介事地聲稱香港新聞自由惡化，連一堆外國的傳媒組織，包括「保護記者委員會」、「無國界記者」，也加入抹黑法庭判決打擊新聞自由、為警方騷擾正履職責的記者提供理證云云，連陳朗昇去年前往進修的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的所長，亦參上一腳，煞有介事地稱「新聞工作不是罪」云云。

這些為陳朗昇「喊冤」的外國組織和個人，可能根本沒有認真看過案情，又或者跟陳朗昇曾任副採訪主任的《立場新聞》一樣：「只問立場，不問是非」。過去《立場新聞》包括陳朗昇在內的多名記者，多次以採訪名義在黑暴現場為黑暴助力，阻礙警方執法，為暴徒打掩護，又刊登了大量煽動文章，公然要求外國「制裁中國」、煽動參照北愛爾蘭共和軍武力抗爭模式，甚至慫恿在香港進行「孤狼式」恐襲。

可以說，某些人在阻撓警方執法方面，本就已經劣跡斑斑，但即便如此，今次案件在香港只是輕判5日，如果是在外國，有可能這麼輕易就放過嗎？試想，如果同樣的所為出現在數年前美國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中，陳朗昇有可能只被判囚5日就簡單了事嗎？在「黑命貴」運動期間，當時的美國警察直接用武力毆打以至射擊他們認為不合作的記者，報道指短短一星期間就有300多宗攻擊記者的事件，其中有至少一百多人被捕。上述的外國傳媒組織或人士，與其關心香港一宗與新聞採訪完全無關的案件，不如花時間留意一下近在咫尺的美國新聞自由問題。

記協在聲明最後，聲稱其立場「一向是記者與警員工作的時候應互相尊重，避免妨礙對方工作」，話說得好聽，但關鍵還是要看其實際所為。記協一直以來以傳媒界代表自居，壟斷業界話語權，只為「黃媒」護航，自詡專業組織卻拋棄專業，最終結果就只會被業界唾棄，被時代淘汰。

正如香港新聞聯在聲明中所說，香港新聞工作者肩負維護「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責任和義務。在香港邁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新聞工作者應強化社會責任，彰顯媒體應有的擔當，進一步凝聚社會共識，更好地維護港人根本利益。

布林肯避重就輕「東升西降」美國無可阻擋

知微篇
周八駿

2023年9月13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題為《新時代美國外交的力量和目的》的演講，代表拜登政府闡述一個基本觀點——世界告別了「後冷戰時期」，正進入一個新時代。

布林肯沒有說「後冷戰時期」何時結束。但從他把新冠疫情包括在對「後冷戰時期」的挑戰，以及用英語現在進行時態描述「我們正在經歷的，不是對「後冷戰秩序」（the Post-Cold War order）的考驗，而是其終結」來推斷，布林肯是以俄烏衝突作為「後冷戰時期」結束的主要標誌。他還列舉最近一二年出現的其他一系列變化，得出結論是——「我們發現自己處於拜登總統所說的轉折點。一個時代正

在結束，一個新時代正在開始。（So we find ourselves at what President Biden calls an inflection point – one era is ending and a new one is beginning）。

無視百年大變局的本質

儘管關於歷史時期或時代的劃分是一件很難做到精確的事，布林肯也承認有關論述會在今後數十年引起爭議。但是，我們仍然擁有充分的事實和歷史邏輯來證明布林肯所代表的拜登政府關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觀點，是避重就輕，無視百年變局的複雜性和本質。

首先，就「後冷戰時期終結」而言，2022年2月開始的俄烏衝突突然是一個具標誌性意義的事件。但是，普京領導俄羅斯挑戰「後冷戰秩序」，早從2008年8月俄羅斯與格魯吉亞交戰開始，中經2014年3月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

更重要的是，所謂「冷戰結束」不僅

是蘇聯解體、東歐變天，而且，被美西方宣稱是所謂「共產主義失敗」、人類歷史終結於美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普及。關於這一點，事實是，美西方盲目自信。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旗幟在上世紀90年代初從分裂後的蘇聯和變色後的東歐國家降落，但是，一直在中國高高飄揚。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歷史沒有終結也不會終結；中國式現代化是科學社會主義在佔人類約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的創造性傳承和發揚光大。

美西方曾數十年沉浸在中國改革開放將走美西方之路的幻想。布林肯在他的上述演講中儘管承認美西方的民主制度陷入困境，卻依舊攻擊中國和俄羅斯實踐所謂的威權政制，依舊信仰美西方政治模式，從而，妨礙他們看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重要的世界秩序變遷，是從16世紀至20世紀500年世界重心在美西方，進入21世紀向東方（亞洲）轉移。概括的表述是

「東升西降」。

特朗普政府代表美國在2017年12月、2018年1月宣布，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中國和俄羅斯成為美國的主要對手。在2022年2月俄烏衝突發生前，2018年10月4日，美國時任副總統彭斯發表全面詆毀和攻擊中國的演講；2020年7月23日，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演講，污蔑、誹謗中國共產黨。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和戰略界一致視中國為美國的最主要對手。布林肯在上述演講中稱中國「構成了最重大的長期挑戰」，因為中國「不僅渴望重樹國際秩序，而且越來越擁有實現這一目標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是同特朗普政府一脈相承。新舊時代的轉變，早在2022年2月前便發生了。

美國霸權衰落的夫子自道

布林肯在上述演講中不得不承認，「隨着（大國間）競爭加劇，許多國家都在兩

面下注。」他稱，拜登政府應對世界秩序變遷的態度是「謙卑與自信」，這是美國霸權衰落的夫子自道。

回想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布希總統強硬推行「單邊主義」，是「後冷戰時期」世界秩序呈現政治軍事單極的寫照。7年後，2008年9月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被迫申請破產，美國次貸危機惡化為「百年一遇」金融危機。美國不得不要求召開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請求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施以援手。2009年1月，奧巴馬入主白宮，時任國務卿希拉里發表關於調整布希政府「單邊主義」的主張稱，世界事務沒有美國不行，僅有美國也不行。希拉里還曾提議「重啟美俄關係」。美國從「後冷戰時期」的巔峰狀態迅速滑落，完全是咎由自取。

拜登和布林肯都含糊地稱「新時代」而說不清新在何處。因為他們看不清美國的前途。
資深評論員、博士